

【有所思】

父亲和茶



□张永军

记忆中那间办公室的光线,总有些昏暗。南向的窗,糊着发黄的旧报纸,边缘卷曲着,将午后的日头筛成一种毛茸茸的带着尘埃质感的暖黄。父亲的办公桌在最里侧,靠墙,桌上除了摞得整整齐齐的报表文件,最显眼的,便是那只搪瓷茶壶。壶身是那种早已绝迹的白底蓝花,图案是简单的缠枝莲,用得久了,蓝花黯淡下去,边沿处露出底下黢黑的铁胎,像岁月啃出的豁口。五六个人共用这一把壶,壶嘴的内壁,定然积了厚厚的深褐色茶垢,那是无数片廉价茉莉花茶的魂魄,层层叠叠,渗进了瓷的肌骨。

父亲喝茶,有他固定的仪式。他先从墙角的热水瓶里倾出滚水,并不立刻泡茶,而是先将那几只印着红字的玻璃杯一一烫过。水汽蒸腾起来,他才从那个印着“劳动光荣”字样的铁皮茶叶罐里撮出满满一把花茶,投进壶中。滚水冲下,那一把干枯的、蜷缩的褐绿,仿佛一群被囚禁的精灵,在沸水中惊惶地,继而舒展地,最终是狂欢般地旋转起来。刹那间,浓烈到近乎霸道的茉莉香气,便挣脱水汽的帷幕,喷薄而出,充盈了整间屋子。那不是江南园林里若有若无的幽馨,而是北国旷野上,一蓬蓬野茉莉到了花期,拼尽全力、毫无保留、带着泥土腥气的芬芳,浓得化不开,却也因此显得格外真实而亲切。

我便是在这片香气里,完成了对“茶”最初的启蒙。父亲呷一口那酽酽的琥珀色茶汤,发出满足的叹息。我坐在他对面的小凳上,巴巴地望着。他有时会笑一笑,将自己杯里的茶倒出一些在杯盖里,再兑上些白水,推到我面前。那是我能尝到的“茶味”——被稀释了的苦,以及被中和了的香,混着一股暖烘烘的、属于成人世界的安稳妥帖的气息。茶水滚烫,我总要鼓起腮帮,呼呼地吹上好久,才敢小口啜饮。那味道,与其说是品,不如说是“渡”,将父亲的日常,渡一些到我懵懂的时光里。窗外的泡桐树,叶子肥大,筛下的光斑在水泥地上静静游移,慢得如同屋角那只生锈的座钟,钟摆每一次晃动,都像要耗尽全身气力。那时我不懂什么是“草木间”,只觉那茶的暖、父亲的影、午后的光和窗外草木投下的静静摇曳的荫,都是长在一起的,浑然一体,密不可分。日子便在这酽酽的茶色与融融的暖光里,不动声色地淌着,我以为它会一直这样淌下去,永无止境。

后来,我像所有急于长大的少年一样,迫不及待地要摆脱那过于“实在”的茉莉香气。我迷上了龙井,迷上它“无味之味”的清高,迷恋沸水冲入玻璃杯中,那一旗一枪骤然舒展、碧翠如滴的“顷刻间的丰盈”。我也爱铁观音,爱它七泡之后仍有余香的“韵”,爱

它兰花香里那一丝“观音韵”带来的爽利。我购置了全套的茶具,白瓷盖碗要薄如蛋壳,声如磬;品茗杯要小如核桃,拢在掌心,恰好暖手。那时的“草木间”,于我而言,是精心布置的茶席,是背景音乐里流淌的古琴,是被剥离了泥土、风霜与雨露的一缕精魂。我喝了许多茶,也换了许多茶,但味蕾仿佛被过度的芬芳宠坏了,变得贪婪而健忘,一杯饮罢,便急着寻觅下一杯的惊艳。以前的滋味,连同那杯茶所处的午后或黄昏,都被轻易地淡忘了。

这种追逐,在十年前的一个深秋午后,戛然而止。那一天,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疲惫,疲惫于那些需要屏息凝神才能捕捉的“幽微”,疲惫于不断更迭带来的短暂的满足。鬼使神差,我从柜子深处翻出一饼朋友早年相赠却一直被我忽视的普洱茶。茶饼压得很紧实,棉纸上洇着岁月的痕迹。我笨拙地撬下一角,投入粗陶壶中。水沸,冲入,第一泡的汤色深红近褐,像暮秋傍晚,最后一抹霞光沉入山脊后的天色。我将茶汤尽数倾出,并不急于喝,只是看。第二泡,汤色依旧浓酽,热气袅袅,竟无多少香气,只有一种沉沉的、类似陈年书籍或老木头的气息缓慢地弥散开来。

我端起那小小的陶杯,饮了一口。没有龙井的鲜爽,也没有铁观音的锐利,它几乎是“钝”的,一种浑厚的、宽广的、带着重量感的暖流,缓缓滑过喉舌,像一双布满老茧的温热的手,抚平心绪所有焦躁的毛边。我独自一人,守着那把陶壶,一泡一泡地喝下去。窗外的天光,从午后明亮的白,渐渐染上金红,继而沉淀为一种鸽灰的暮色。时间,在这重复的注水、出汤、啜饮中,被拉得绵长而静定。我第一次体会到,喝茶可以不是为了“品”出什么,而仅仅是为了与这一段光阴安然共处,看茶色由浓转淡,如同看日头东升西落,是自然不过的事。

2025年4月底,父亲病倒了。在他被病痛折磨得难以成眠的深夜,我唯一能做的,便是为他泡一杯茶。不再是办公室里的搪瓷壶,而是一只贝瓷口杯。茶叶,仍是他喝了一辈子的茉莉花茶。我学着他的样子,烫杯、投茶、冲水。当那股熟悉的浓烈而质朴的香气再次升起,再袅袅弥散开时,我看父亲闭着眼睛微微动了一下。他缓缓睁开眼,目光有些涣散,但努力地聚拢,落在杯口氤氲的热气上,嘴角似乎向上牵动了一下,像一个极淡的认出了旧识的微笑。他颤巍巍地伸出手,我忙将杯子递到他唇边。他极小口地啜着,喉结艰难地滚动。那一刻,满室的惨白仿佛都退去了,我们像是又回到了那个光线昏暗的旧办公室,泡桐树的影子在地上摇晃,日子慢得像钟摆。只是,壶里的茶,无可挽回地淡了。

父亲是6月中旬走的。蝉声聒噪

得厉害,草木疯长,绿得不管不顾,那是生命最鼎盛、最喧嚣的时节。料理完一切,回到老宅,已是深夜。我毫无睡意,也无泪,只是觉得心里空了一个大洞,呼啸着穿堂的风。我坐下,烧水,为自己泡了一壶普洱,喝下一口,那股浑厚的带着陈木质感的暖流又一次包裹了我,只是这一次,暖意过后,舌根处泛起的,是一种极其隐秘却无法忽略的苦,那不是尖锐的痛楚,而是沉潜的、绵长的、渗进骨缝里的苦涩。我忽然懂得了普洱的“余味”,它从不在一开始就展示全部,它的醇厚,它的回甘,甚至它的苦涩,都需要时间,需要你耐心地、一泡一泡地,与它对坐,才能缓缓地、一层一层地领略。就像父亲的一生,就像我与父亲相处的所有时光,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甚至嫌其平淡寡味的日常,在失去之后,在记忆的反复冲泡下,才渐渐显露出它们醇厚的底蕴与无可替代的滋味。而其中最深沉的,便是这失去本身所化的回不去的苦。

我终于明白,父亲喝了一辈子的茉莉花茶,与我后来追逐的龙井、铁观音,乃至此刻陪伴我的普洱,本质上并无分别。“茶”字拆解开来,就是人在草木间。茶喝得越多,来到草木间也就越多。这“来”,并非双脚走向山野的迁徙,而是一种精神的沉潜,是我们在“草木间”短暂栖居时所共享的悲欢与冷暖。所谓“清欢”,哪里是刻意寻来的雅趣?不过是在这必然由浓转淡的茶汤里,学会与身处的光阴坦然相对。

如今,我也开始在白瓷罐里存一些茉莉花茶了。偶尔取出一点,泡上一壶,香气依旧浓烈扑鼻,只是喝茶的人,心境已然不同。我不再执念于那流逝的岁月,因为我知道,它从未真正离去。它化在了这茶色里,化在了我每一次注水的姿态里。当父亲被安放在墓地时,最初的悲恸如潮水般退去,留下满地粗粝的寂然的沙石,我似乎又看见了那间昏暗的办公室、那把锔过的茶壶、父亲沉默的侧影,以及那个埋头写作业、偶尔偷偷呷一口苦茶、被那回甘惊得微微一怔的小小的自己。原来,那杯茶从未远离,它像一条隐秘的伏线,一直蜿蜒在我生命的土壤里。父亲饮下的,是生活粗粝的苦;而我当时尝到的,却是被父辈的沉默所庇护着的无忧的甘。同一壶茶,两种滋味,便在氤氲的水汽里,完成了一场无声的交接。

明年,老宅院外那株泡桐,定然又会满树繁花,轰轰烈烈,紫云一般。何必去纠结,它是否还是去年我与他共看过的那一朵呢?茶在杯中,人在草木间。这杯由浓至淡的茶,这段由聚到散的人生,能如此真切地饮过、活过,便已是永久。

(作者为高级教师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【浮世绘】

病友老郭

□孙晓明

世事无常,看似平静的生活,似一潭秋水,扔进一块石头,立刻水波微澜。前段时间,我例行进行年度体检,由于个人原因,实际已拖延了近两个月。当我做完心电图,正等着做胸部CT时,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,“你是×××吗?”我被骚扰电话“惊”怕了,立马回答不是,反问道:“你是哪里?”对方说:“我是中心医院。”在反复确认我就是要找的人后,对方那位女同志说:“你的心电图和去年完全不一样,你在哪里?”当确认我在体检楼一楼大厅时,她说:“你别动,我下去找你。”

那位女医生重新给我做了一遍心电图,并带着我找到值班主任,即刻给我联系了医院心血管内科。随后,我在医院进行了系列检查,初步确认是心脏病。当天,我就住了院。

刚进病房,临床的一位老者,满头白发,上来就问我:有七十了吗?我答道:刚过六十。哎呀,我有那么显老吗?本来就紧张的心,此时似乎愈发收紧了。事后才知道,只要是新住进这间病房的人,这位老哥都要下意识地问上这么一句。

老哥姓郭,是泰安附近农村的一位老“泥瓦匠”,干了一辈子建筑,长期拿瓦刀的右手手指都变了形。如今不干建筑了,老两口和儿子包了20多亩地,开始种蔬菜,除季节性蔬菜外,主要是侍弄大棚芦笋。醉翁之意不在酒,种芦笋的背后,他们更是瞅准了知了龟的养殖产业链。

老郭在夏秋之交大量收购知了龟的枯枝。我问老郭,你怎么知道这树枝上有没有知了龟的卵?他说,这就是这个行当的“秘密”。知了产卵的树枝一般会死亡,变成枯枝。每年夏季,总有那么一支队伍开始满世界寻找柳树、杨树上的枯枝,拿到我这里,我要仔细检查辨别,才能按斤收下,放在屋里背阴处,隔一段时间,往成堆的树枝上喷点水,保持潮湿。待到来年春季,把树枝抱到芦笋大棚里,一抖树枝,幼虫就纷纷抖落在地上,钻进土里。

种芦笋,一是外销好卖,二是不收芦笋的时间,知了龟的幼虫可以吸吮芦笋根部的汁液,一举两得。老郭说,这是个慢工活儿,知了龟的幼虫在地里要待上两年,才能长大拱出来,这时就可坐收渔利了。

老郭和老伴在地里搭了个简易棚子,常年住在那里,既种蔬菜又养鸡,忙得不亦乐乎。他一天两顿酒,加上七八根自制旱烟,活又累,所以老病根——肺心病时不时发作一次。我住院时,他已是今年“二进宫”了,上个月就因为感冒引发肺心病住了十天院。回去后,因简易棚不挡寒,他又感冒了,不得不再次住进了医院。

老郭是个闲不住的人。这次住院,小闺女给老爹下了死命令:这次回去后,什么活也不能干了,赶紧从简易棚搬回自己的宅子,不然,我就带着人给你把菜都刨了。

这时,临床一位病友调侃老郭:可不,你光干,不要身体了?一天200多元的住院治疗费,你那两趟白菜是白种了。老郭红着脸,看着自己的小闺女,连声说,回去不干了。

其实,我在老郭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我平生第一次住院、还要做介入手术,内心是有些小紧张的。可是,当我看到老郭该吃吃该喝喝,每晚捧着手机听豫剧,或刷刷视频,晚上10点半上床就睡,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下地,我内心的焦虑紧张感减轻了不少。

老郭说,害怕生病,不代表不会生病。愁也是一天,笑也是一天,为啥不笑着过一天?就像早上天亮了,你在床上怎么挨,也是已经开始这一天了,还不得马上穿衣下床?什么事,面对就好了。老郭不经意的一番话,就像对症的药物,慢慢起了作用,我从头两天辗转反侧不能入睡,到后来很快入睡,而且手腕上的智能手表显示深度睡眠时间在增加。

短短几天,我和病友老郭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相约出院后,待开春到他家玩玩,他说他那里离徂徕山很近,山上漫山遍野都是丹参、川芎,是营养心脏的好药材,泡水喝很好。行!我满口答应着,还不忘调侃他一句:你这个“地主”,以后别干了,好好享福吧!

(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、泰安市作协会员)